1. 保尔结识朱赫来

教室里很静，保尔和同学们整齐地坐在座位上等待着瓦希里神父来为他们讲《圣经》课。这时，教室的门猛地被推开。身穿长袍、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十字架的瓦希里神父走了进来，从他松弛的胖脸和凶巴巴的眼光中可以看出，他今天非常生气。

“节前去我家补考的人，都站起来！”瓦希里神父盯了同学们一会儿，愤怒地吼了一声。

保尔和其他去神父家补考的五名学生站了起来，畏怯地看着神父。神父让他们把衣服口袋翻出来，仔细地查看。当神父走到保尔面前时，发现保尔一动不动，就大声吼道：“你为什么像木头一样站着？”

“我衣服上一只口袋也没有。”保尔低声地回答说。

“哼，一只口袋也没有！你以为我不知道是谁干的坏事，竟然把烟丝撒到复活节的面团里！你以为这次学校还能留你吗？上次是因为你母亲恳求才没开除你，这回可不行了。你马上给我滚出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去！”

被赶出教室的保尔很痛苦，他想到在税务检查员家当厨娘的母亲，每天从清晨忙到深夜，为他操碎了心，现在该怎么对她说呢？此时保尔有些后悔，也更加痛恨可恶的瓦希里神父。

瓦希里神父常常欺侮保尔，时常因为一点小事就把他赶出门外，甚至一连几个星期，天天罚他站墙角。一次，保尔和同学打架，神父罚他不准回家，又怕他一个人在空教室里淘气，就让保尔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上课。坐在教室最后排凳子上的保尔很气愤，心里不断地咒骂神父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听起瘦高个子的地理教师讲地球和天体了。听着听着，保尔惊奇地张着大嘴，地球居然已经存在几百万年了，星星也跟地球相似。保尔觉得简直不可思议：这跟《圣经》上说的完全两样嘛。

保尔对《圣经》课很熟悉，《祈祷书》和《新旧约》背得烂熟，也十分清楚上帝在哪年哪天创造了什么。今天他不知道是《圣经》错了，还是地理老师错了，便决定去问问神父。

“神父,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，不像《圣经》上说的……”谁知，神父不等他说完话，就大骂道：“混账东西，胡说八道！你在我的课堂上学到了什么？”

未等保尔回答,神父就拧住他的两只耳朵,把他的头往墙上撞。然后，神父把吓昏头的保尔推到走廊上去。

第二天一早，保尔的母亲来到学校恳求瓦希里神父准许她的孩子继续上学。从那天起保尔恨死了神父，他不想饶恕侮辱过他的人，更不会忘记这顿冤枉的挨打。

因为神父的偏见,保尔的《圣经》课考试没及格，他只得和其他没及格的同学一道去神父家补考。保尔在神父家桌子上，看到放着一个很大的面团，他知道这是神父准备烘制复活节糕用的，便在好朋友薛尔基的怂恿下，偷偷地把一撮烟丝撒在面团上。尽管当时没有别人看见，可今天还是给神父猜到了。

保尔的家在乌克兰的秀彼多夫卡镇，镇上有南方最大的铁路枢纽站，车站饭店的生意很忙，需要很多人工作。被开除的保尔在母亲的带领下，去碰碰运气。

经过母亲低三下四的央求，饭店老板总算同意保尔在这里做工。条件是每月工钱八卢布，上班时管饭，连续工作一天一夜，接着休息一天一夜。

从这一刻起，十一岁的保尔正式走向了社会，

开始靠自己来谋生了。保尔每天在铁路饭店拼命地干活，烧开水，劈木柴……总之，人家叫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

上班不久的一天，保尔干了一天一夜，真是精疲力竭。好容易熬到下班，那个来接班的圆脸小伙子眼露凶光地叫他明天早一个钟头来接班。

保尔气愤地反问道：“接班时间是七点，为什么要我六点来？”

那个小伙子强硬地说：“叫你六点来，你就得六点来，不然瞧我的厉害！”

保尔真想跟他打一架，但一想到母亲那忧郁的目光，还是忍住了。他咬咬牙说：“别吓唬人！明天早上我七点来。论打架，我也不是好惹的，要是你想试试,就请便。”

保尔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

当他沿着马路大步往家走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是一个正大光明的人了，现在自己也在劳动，谁也不能说自己是吃闲饭的人了。他想到母亲一定为他担心，便吹着口哨快步走回家。

母亲正在院子里烧茶，看到保尔回来，就急忙问他工作怎样，保尔说还好。这时，他从窗户外看见了哥哥阿尔青那高大壮实的背影，心中有些不安起来。保尔很尊重哥哥，也有些怕他。当他犹豫

地推开门时，阿尔青已坐回到桌旁，正用锐利的眼光看着他。显然他知道了保尔被学校开除的事。保尔想哥哥肯定会打他骂他，心里又紧张起来，阿尔青却平静地说：“小兄弟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但现在你可要当心，做事别再耍把戏，应该做的就做好。要是这个地方再把你赶出来，我就不会饶你了。等你做满一年，我会设法把你弄到铁路工厂去当学徒，你不能一辈子老给人家洗碗。你必须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必须学一门手艺。”

就这样,保尔在车站饭店干了两年。这里的工作非常繁重，保尔为了生存，强忍着各种各样的压迫，哪里喊他，他都得去。在这个黑暗的年代，就是有三头六臂，也不能让那些有权势的人满意。他和小伙伴克林加最受气，谁高兴都可以揍他们一顿。

一天天的欺压使保尔的满腔怒火简直要爆发了，他对小伙伴克林加说：“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！这儿就是一座活坟墓，这里的人都是流氓无赖。他们让我们干这么多又脏又累的活，才给我们多少工钱？”

他说的时候是那么的愤恨，克林加真的害怕有人会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就跳起来把通往厨房的门关上，而保尔还是不断地把心里要说的话倾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出来：“让他们听见吧，反正我是不打算干了！我们一天到晚辛苦劳累着，可他们还是不断地挑剔你，稍不如意，就挨打受骂。就拿你来说吧，克林加，当你挨打的时候，一声也不响。我问你，为什么一声不敢响？这个世道充满着不公平，有钱人可以为非作歹,穷人受欺负。”

保尔坐到桌子旁边的凳子上，疲倦地用手托着头。克林加给炉子添了一些木柴之后，也在桌旁坐下来。

这时,克林加问保尔道“:今天我们还读不读书了？”

保尔回答道“:没有书读了,书摊没有了。’他告诉克林加，宪兵把卖书的人抓去了，他们在那儿搜到一些东西，据说有政治问题，有人起来反对沙皇。

克林加惊讶地动了一下“:难道,真有这样的人吗？”他有点半信半疑。

晚上,到了换班的时候,但是接他班的那个小伙子没有来。老板娘要他留下来继续做另外二十四小时的工。保尔已经精疲力竭了，但是大家都休息的时候，他还得灌满几锅水，并把它烧开，等待半夜三点钟来的那班火车。他把水龙头拧开，可是没有水，大概是水塔坏了。他就让水龙头开着，自

己倒在柴堆上休息。一会儿，他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几分钟后，水龙头突然咕嘟咕嘟地流出水来，不一会就注满了水槽，溢到地上，又从门底下流到饭店。

一股一股的水流从在那儿熟睡的旅客们的包袱和提箱下流过，但是谁也没有注意到。直到水浸醒了一个在地板上睡着的旅客，他跳了起来，大声呼喊，所有的旅客们才起身，慌忙捡着各自的行李。饭店里一片混乱。

在隔壁房间里收拾桌子的工头卜罗霍斯克，听到旅客们的喊声，连忙跑了出来，跃过一些积水较深的地方，推开洗刷室的门，给门阻住了的水便冲进了饭店。他朝着酣睡的保尔扑去。

当拳头像雨点似的落在保尔头上的时候，他还没完全清醒过来。保尔被打得几乎昏倒过去。

因为给打得太厉害了，保尔好容易才一步步地挨到了家，母亲看了心疼极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脸色异常阴沉的阿尔青叫保尔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，并叫保尔躺下来。阿尔青披上衣服，一声不响地走出门，朝着车站饭店方向走去。到了车站饭店洗刷室，阿尔青向女工打听谁是卜罗霍斯克，他一见卜罗霍斯克捧了一大摞盘子走进了洗刷室，就上前一步，把一只有力的手放在

那堂倌的肩膀上，直瞪着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？”

卜罗霍斯克把肩头挣开，可是阿尔青一记重拳已经把他打倒了。他想爬起来，第二记拳头比第一记更有力，把他打得趴在了地上，怎么也爬不起来。

阿尔青转身走出洗刷室。

被打得满脸是血的卜罗霍斯克，在地上抽搐着。女工们都暗中高兴，因为阿尔青不但给保尔报了仇，也给她们出了气。

但是，就在那天，阿尔青被宪兵抓走了。

母亲听说阿尔青被抓走后,又气又急,不知该怎么办。

六天之后,阿尔青才回家,他显得很憔悴,先问保尔的身体怎样，接着说他已经在发电厂给保尔找到了工作……

一九一七年春天，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旋风似的冲进了秀彼多夫卡镇：“沙皇被推翻了！”这一天，一列火车在风雪中驶进了车站。从车上下来两个穿着军大衣、肩上挂着步枪的大学生和一队缠着红臂章的革命士兵，他们逮捕了沙皇政府的宪兵、一个年老的陆军上校和当地驻军的长官。

这样，镇上的人才相信了这个消息。于是成千上万的居民经过被雪覆盖的大街，走到广场，贪婪地听着那些新鲜的名词—— 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。

可是到了冬季快结束的时候，一个近卫骑兵团开到镇上驻扎。军官大都是伯爵和侯爵，肩章是金色的，裤子的滚边是银色的，一切都跟沙皇时代一样——仿佛没有经过革命似的。

第二年春天，秀彼多夫卡镇已有两个星期没有人管辖，只有本地的自卫团。一天，保尔、薛尔基和克林加觉得很无聊，他们在保尔家园子里的草地上躺着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后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，一个骑马的人在路上出现了。那陌生人浑身是灰土。他那顶歪戴在后脑勺上的军帽和全身的制服，都沾上一层厚厚的尘埃。在那紧束着的结实的皮带上，挂着一支手枪和德国式的手榴弹。他向保尔讨了一大杯水喝，便抖起马缰绳，朝松林那边跑去。保尔问克林加懂不懂他究竟是什么人，克林加当然不知道，可薛尔基却肯定地说：“大概本地政府又要来一次新的变动了，所以律师列森斯基一家昨天都逃走啦。只要有钱人一逃走，那就是游击队要来了。”

这时,在他们刚刚看得见的地方,从树林里出现了一批戴红臂章的红军骑兵和步兵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二天天亮的时候，保尔从发电厂下班回家，发现今天小镇上十分活跃，很多工人都拿着步枪，有的还拿着两三支。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就去找薛尔基。薛尔基不在家，薛尔基的妈妈说，他一定去发枪的地方了。保尔连忙跑到街上，向旁人打听："叔叔，告诉我，你从哪里得到这些枪？"

"游击队分发的。"

原来镇上有个旧军械库，红军不想让枪落在敌人手里，便决定把它们发给穷人。

保尔拼命朝发枪的地点跑去，路上遇见一个比他小得多的孩子拖着一支沉重的带刺刀的步枪。孩子说这是他拿的第二支，而现在枪已经发完了，保尔听了非常懊恼。他突然心生一计，就追上那小孩，把那支步枪抢了过来。保尔拿了枪，飞速地回家，跳过篱笆，直向板棚跑去，把那支枪藏在棚顶下面的木椽上，然后开心地走向屋里。

阿尔青在屋里高声喊着保尔，他加快脚步走进小屋。他推开门，看见一个不认识的人。原来，发电厂里有个装配工病倒了，这个陌生人打算跟保尔一道去和发电厂老板谈谈，让他代替那个装配工。

保尔答应了，他的眼睛和陌生人留神考察着他的、灰色的、坚定的眼睛碰在一起。这坚定的、

凝视的目光，使他有些慌乱。这陌生人穿着一件灰短褂，从上到下扣着钮扣，紧紧地绷住他那宽大而结实的脊背，这件短褂显然太小了。他整个人就像一棵多年的、结实的橡树那样有力而坚定。

这陌生人的名字叫朱赫来。

游击队撤退了，德军开到镇上来了。

镇上德军司令部出了布告，限令在二十四小时内，居民要交出一切武器，违者处决。德军收了一万四千支步枪，还有六千支枪没有缴纳。他们就挨家挨户搜查，枪毙了在家里被搜到枪的两个铁路工人。

阿尔青一听到缴枪的命令,就急忙回家,追问保尔拿枪没有，保尔不愿对哥哥撒谎，便照实说了。阿尔青顾不得责备保尔，跑到板棚里去，把藏在木椽上的枪拿了下来，卸下刺刀，抽出枪机；接着就用尽全力把枪身向篱笆的栓子砸去。枪柄被砸得粉碎；其余的部分便扔到花园外的荒地上，回头阿尔青又把刺刀和枪机丢在粪坑里。

阿尔青做完了,就对保尔说“保尔,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要懂得武器可不是好玩的。给他们查出来，第一个捉去枪毙的就是我。现在正是危险的时候，明白吗？”保尔点点头。

保尔和朱赫来成了亲密的朋友，朱赫来很喜

欢这个伶俐的男孩，经常把发电机的知识教给他，使保尔渐渐地懂得这一行。他得空的时候，时常去保尔家，耐心地听着保尔一家人讲家庭生活中的各种故事，尤其是当保尔的母亲埋怨保尔小时候怎样淘气，或遇到种种烦恼的时候，他总有办法叫她平静下来，使她渐渐地忘掉她的不幸，变得更乐观一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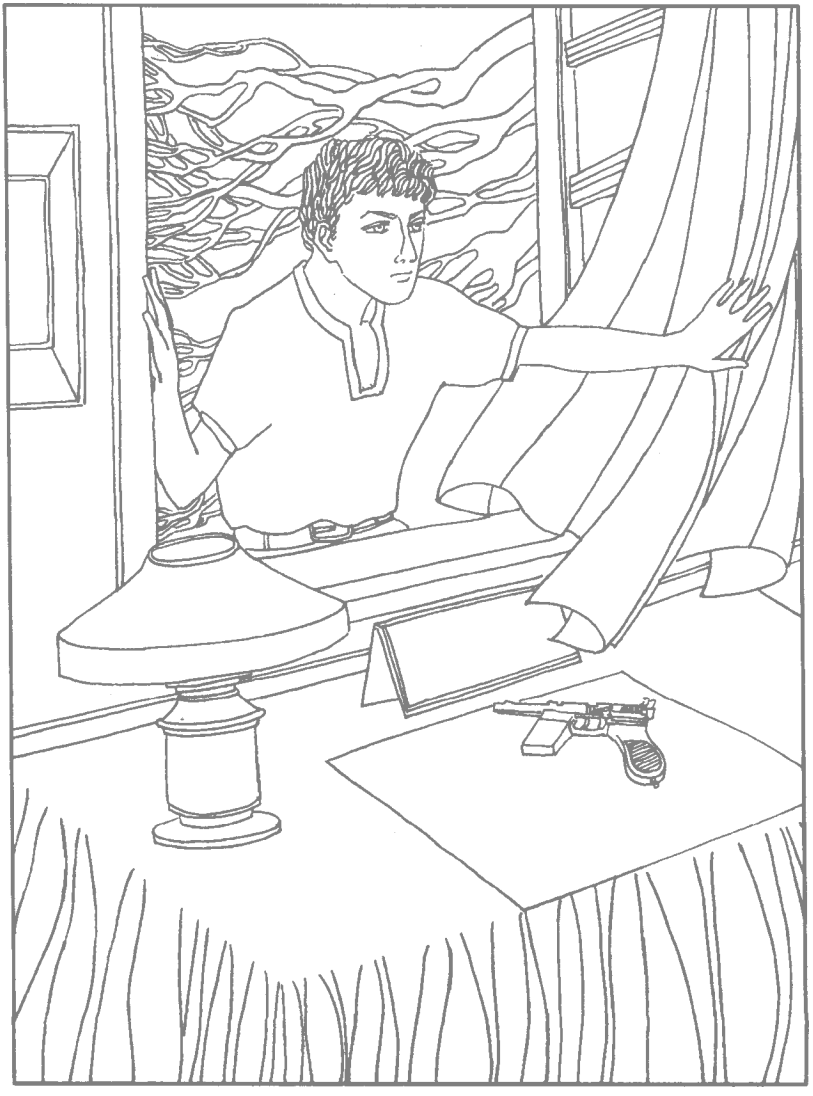
朱赫来从保尔的母亲那儿知道保尔常常打架，但多半是被迫的，于是他就主动教保尔拳法。保尔学得也很刻苦，有几次朱赫来的拳头，使他倒栽葱地摔倒在地，但他还是不断地学下去。

一天,天气很热,保尔从克林加家里回来,在屋子里来回踱着，想不出要做的事情，他决定爬到小屋顶上去乘凉。这是他平时最喜爱去的地方。屋子后头花园角落上的小屋顶，从这里可以看到律师列森斯基家的花园和房子的一面。

住在列森斯基家里的矮个子德军少尉，正坐在桌子旁边写信。过了一会，他把写好的信交给卫兵，就和列森斯基的女儿妮莉挽着手出门去了。

保尔又看见卫兵来到房间收拾好屋子，把门关上，走了。

他从敞开的窗户望去，看见少尉的桌子上放着一件发亮的东西。他忍耐不住好奇心，就悄悄地



攀住樱桃树，跳到列森斯基家的花园里。

他弯着腰，连跳几步，便到了那敞开的窗前。往屋子里望了一眼，桌子上放着的是一支可爱的十二响手枪。

保尔屏住气息。他的内心发生了几秒钟的剧烈斗争，他终于弯着身子，握住那支崭新的手枪，连忙跳进了花园。他匆忙朝周围望了望，小心地把手枪插进口袋，然后就跳过花园，像猴子一般地攀着樱桃树，爬上了屋顶，马上溜下板棚跑回家去。

一会儿，他来到老砖窑里，把用破布包扎好的手枪放在窑底，再用一堆碎砖盖住它。

保尔知道干这件事会有怎样的后果，心里禁不住一阵阵地惊惶。

为了早点离开家，不到上班的时候，他就上厂里去了。他不断想着列森斯基家里现在是个什么样子。已经很晚了，快到夜间十一点钟的时候，朱赫来突然跑来找他，把他叫到院子里，小声地问他，今天他家里为什么被搜查？保尔暗中猜想准是因为手枪的事，不由得吓了一跳。他听到阿尔青没被抓走，才稍觉宽慰，但他不敢把偷手枪的事告诉朱赫来。而朱赫来怀疑敌人可能是因为他，才去保尔家搜查，觉得往后要加倍小心，格外警惕。

的确，这一天列森斯基家发生了一次大的骚

动。那个德军少尉回来，发现手枪不见了，便用尽全力打卫兵的耳光，被叫来查问的列森斯基律师也狼狈地在少尉面前道歉。

这时候,律师的儿子维克多也在场,他向他父亲说，手枪可能是邻居偷去的，尤其是小流氓保尔嫌疑最大。他父亲又告诉了德军少尉，于是少尉就立刻下令搜查。但毫无结果。

2. 保尔和冬妮亚交上了朋友

冬妮亚站在敞开的窗户跟前，望着那她熟悉的花园和那绕着花园的、在轻风下微微颤动的高大笔直的杨树。她真不敢相信离开亲爱的故乡已经整整一年了。

她在基辅上学，今天是乘着早班车回家来度暑假的。

这儿什么也没有改变：还是那剪得整整齐齐的灌木丛，还是那几何线条一样的花径。花园里一切都是整洁的，连一根野草也没有，到处都可以看见园丁勤劳的成果，然而，冬妮亚对这些腻烦了。

冬妮亚拿着一本没有读完的小说，推开了走廊的门，沿着台阶走进了花园里。然后推开花园的边门，向秀彼多夫卡火车站水塔旁边的水塘走去。

她过了小桥,缓缓地走在大路上。这条路像公园里的林阴道，右边是池塘，沿着池塘种着白杨和茂盛的垂柳；左面是一片森林。

她正想到池边的假山上，却看见一支钓竿正在水面上浮动，于是她站住了。

她弯着腰，趴在弯曲的柳树上面，用手分开柳枝，看见一个黝黑的、赤足的男孩子，裤筒卷到膝盖上。他身旁放着一只生锈的、盛满蚯蚓的马口铁罐子。

那少年正聚精会神地钓鱼，没有留意到冬妮亚的注视。

“这里难道可以钓到鱼吗？”

保尔生气地回头看了看。

他看见一个陌生的女孩正扶着柳枝，身子低低地俯在水面上。她穿着白色的水手衫，领子上滚着蓝边，短裙子是浅灰色的；一双绣花的短袜，紧紧地套在她那晒黑的匀称的脚上，下面穿的是棕色的皮鞋。她那栗色的头发编成了一根粗大的辫子。

保尔拿着钓竿的手轻轻抖动一下，鹅毛的浮子在平静的水面上点了几点，荡起了一层层的波纹。

他身后的轻柔的声音又在激动地说：“咬钩了，瞧，咬钩了……”

保尔的心情烦乱了，他迅速举起钓竿，把钩着蚯蚓的钓钩提上来，溅起了一阵水花。

这回她的声音里已经没有嘲笑的成分，而是带着一种友谊和讲和的口吻了。因此，本想冲这位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